古今名論 六

古今名喻目錄

十一卷

十二卷

古今名喻卷之十一

宛陵野史文臺吳仕期德望甫編輯

一人情必至

○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　蘇子

○猛獸失險童子持戟而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　孔明子

○竇鋏出匣賭者動容瓴甓擲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

○聲出諸口能無翼而飛揚于萬里情本諸中能無

根而固結于千秋

○鳥鳴于谷而知音者和之獸啼于郊而類同者覺之

○已逐之婦無姬妾已絶之交無管鮑

○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鳴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徹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屈子

○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

○納棄妻而論前夫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一不平之盞重傷其類自然情也 抱朴子

○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有不嗜者哉　韓子

○負病而升盧扁之堂一見卽知之矣操琴而入子期之室一聆卽知之矣

○棲一塵於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是物本無大小而有大小者生於所見也

○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已見已亦不子都見也旣而一揖焉則喜子都

之美矣喜生於旣見見生於不相背也

○朝而趨市騈肩相靡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無求也一兎走野百人逐之積金在市過者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而後則已定也 呂子

○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人以辟穀之方者可信也哉

○金之鑛於山珠之照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所廬蛟龍之所宮人望之而不敢近苟千金之子一有所欲則陸棲水涯之珍奇致之如拾草芥

之易
○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
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鬬而得地者勝
不得地者敗也
○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
聚也鵲之巢無烏之子馬之廐無狐之穴物以羣分
也 俱揚氏
二人虺螫心
○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所謂人虺者何螫
於方寸而以計中人者是也 什草木子

三　乘闇妄動

○鼯鼷昏出而鴟鵂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矣吾不意堂堂丈夫而有此態也惜哉　什譚子

四　海魚自漁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扃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什譚子

五　疑人防人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鳶之仇鴟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黃雀日遊於

庭而人常撓之玄鳥日親於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嘻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

六　瑞麟神龍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乘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猿可使之舞鸚可使之言魚可使之餌猩可使之醉虎可使之穽鴈可使之網鵰鳶可使之死鬭螻蟻可使之合戰嘻瑞麟可使之蒭羈神龍可使之豢養否乎　什譚子

七 炫露招損

○象以牙而戕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虎豹之文來矢猨狖之捷來格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好遊水者溺於水好馳驥者墮於驥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愼毋以炫露而招損也哉 什類書

八 長慮却顧

○昔人謂蛇之恣吠羣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

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鼈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夫鼃之不敵其小大固有然者蜈蚣則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則小於蜈蚣而能制蜈蚣噫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又謂蟬之後有螳螂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有挾彈之人夫蟬不顧其後而螳食之螳不顧其後而雀食之噫孰謂雀之四顧而又有挾彈之人伺其側哉什莊

九 苦不知止

○飛蛾投夜燭焚矣蒼蠅觸膮窻委矣蝸蜒不滿殼黏壁枯矣犬豕牛羊醉於豢養身日腯而死日近矣

鴟鴉嗜鼠蝍蛆甘帶何等臭腐而欣慕耽惑寧以身償噫附不可以療饑酖不可以止渴人人而知之也又何苦而欲飲之食之也哉

十賈萬斛傳

○戊辰三月余渡江遇風以舟子舍操柁且善轉篷而舟幸無恙適有客於京師賈姓者放舟中流貨積萬斛江濤洶湧幾欲覆之旁有漁艇逐迎賈氏號泣曰漁者能生我耶寧以萬斛易漁者挽客入小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須臾風弱萬斛亦倖免其客大喜登舟讓謝迺舉一敝裘且吝且予漁者笑曰裘值萬

予客曰生而死之則惜命死而生之則惜財漁者竟以不受去耕野子聞而笑曰泯泯而生遑遑而索戚戚而朽者歟一賈氏云然哉因揭蓬窻筆之爲賈萬斛傳

十二 天地變化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理氣象數之始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水土在下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

凡此二者所以始萬物終萬物之大端也

○文曜麗乎天而其動也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五星者五行之精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差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有七焉是謂二十八舍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以至於微星之數皆有可考庶物蠢蠢咸得以繫命焉

○日聚羣陽故其煖熱之氣皆出乎日而寒涼乃日氣之所不及者日漸長則煖極長則熱矣日漸短則涼極短則寒矣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爲熱涼則

陰氣之盛也而極則爲寒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分數不同蓋日食月以精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皆同月食日以形所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有多寡所以不同陽宜常勝陰宜常伏故也如其不然又非其變者乎

○山川之氣積爲列星光芒輝耀精之盛也至於横飛而爲流下而上爲奔上而下爲隕又非其變者乎

○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至於蕭丘凉火又非其變者乎

○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
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歛
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洌也火之炎也木之溫也金
之清也土之蒸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
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
銳也土之圜也木之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
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
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
此以其事言也然則冬屬水而一陽生於冬夏屬火
而一陰生於夏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已動火生於

南方陽位而陰已形此水火之所以互根也春木秋金皆非陰陽始生之月故木生於陽之方陽金生於陰之方陰而陰陽無所生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是五行之相生而尅相尅而生又非其變化無窮者乎

○天地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而爲五日日分而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則天地之貞觀日

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昔人謂日月升降於三萬里中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然則三萬里中果可以限日月而八萬里外便可以盡天地否乎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理之謂也故堯夫精於數學而實則主於其理如立歲差法至於日月交感之際權之以二氣虧盈之常曰幾歲差幾分所以差法冠絕歷世又嘗窮味與色皆有一萬七千二十之數而獨聲數半之則曰聲氣屬陽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數不行此

皆信之以理而不泥於數者也又如加一倍法程伯子亦不過以理推之葢自兩儀既判有此數則有此理一散而爲十百千萬億兆十百千萬億兆會而爲一一實而萬分此其所以窮古今而不變也縱有太玄八十一首洞極二十七象潛虛五十五行亦有不能以相通者惟一則無所不通而天地人物皆不能外焉故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歟

○昔人謂崑崙山乃天下之最高者其東面中原所以江淮河漢之水皆東流其西面西域諸國所以流

沙以西之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向北自沙漠虎林以至海都木鉢地勢漸低水皆北向然此亦舉其人力之所通者言之耳若以是爲盡窺天地則吾不知也蓋造化之妙無窮耳目之力有限以有限窺無窮則有限者易窮而無窮者難限譬之蟻焉生於穴長於穴游於墻屋聚於累土而曰墻屋足以盡天累土足以盡地可乎異氏九天之說旣成虛妄世儒蠡測之言博而寡要蓋人在天地如魚在水而不知有水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厤日月之內聖人不能不損益之而成歲 俱耕野子

十三 萬物生成

○天一氣爾氣化生水水中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成木而火生焉五行具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

○五行之自生則曰水火木金土五行之相生則曰水木火土金五行與四時之氣相爲流通則曰木火土金水百凡生於土而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終萬物者也

○風雨雲霧雷天地之用也吹噴嘘呵呼吾人之用也天地人一理也人一小天地也天有四時以制十

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
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
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横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
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
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
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産者卵生類也荷芰
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
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
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

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横行夔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蚹蠖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則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果有窮乎哉

○昔者徐淵遊於蜀山見蒼鶬集西崗之坡順風而交鳴淵異之問於黄叔度對曰其蒼鶬乎鶬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

氣化其鳥載於爾雅者也予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鶂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鴌鴌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則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是觀之凡海外之絕域其不名之鳥與無稱之獸焉可得而窮哉蓋天地之變化無窮而物生宜亦無窮也

○食而不飲者蠶則五十日而果飲而不食者蜩則三十日而化不飲不食者蜉蝣則朝生而暮死非欲

生也不得不生非欲死也不得不死猩兩足夔一足馬四足蜘蛛六足螯蠏八足蝍蛆四十足蚿百足帶無足無無者不資於有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嘻一蠉動一蚑息誰其尸之乎

○輿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棘刺荔枝非名花牡丹無嘉實鷹鸇能搏鳩鴈而反受逐於鶴鴒崖鷴能搏鴿鷺而不能得飛鴿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嘻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月月不能

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而況其餘乎
○雀化為蛤羽而甲也蛇化為龜鼈而介也雉化為
蜃羽而鱗也田鼠化為鴽毛而羽也老楓化為羽人
朽麥化為蝴蝶無情而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
化為百合有情而無情也夫造物之常既如彼其不
測又如此君子者守其常觀其變而已矣
○天地間動物皆蟲水木土之生蟲乃人所習見者
極南方有火鼠與大南雞之食火非火中有蟲乎草
木子迯見鍋上鐵泡則碎之內有紅蟲其走如飛其
唇至硬非金中有蟲乎嘻蟲固蟲也人亦蟲也至於

人之一身齒有虫髮有虫疥有虫腸有蟾虰虫以及百骸九竅五臟莫不有虫非虫其虫乎人則虫而靈者耳不然能飲食能衣裳能佚欲泯泯而生濛濛而死謂非大塊中一蠹與命之曰人徒爲造物笑

○夫天地造物者也果有造天地者乎萬物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天亦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邇之於混沌顥蒙而極之於元會運世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果天地之自爲終始耶抑萬物之自爲終始耶蓋雨露能培方吐之萌蘖而不能養既凋之榦材霜雪能隕既華之蔦蘿而不能槁方承之松柏何

者氣至而滋息氣反而游散咸其自致焉耳造物何容心哉物物而培之又物物而覆之天之爲天亦勞矣雖然草腐而螢出木朽而蠹生穢積而菌華石碎而光見舉摧折殘敗之中而猶有生生不已之意造物惡得而窮乎哉嘻我知之矣生其來今而造物者不見其來死其往今而化物者不見其往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又知化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化也與 俱耕野子

十三 愚溪詩集

○灌水之陽有溪焉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

冉或曰可以染也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勝者家焉故更之爲愚溪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浚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實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

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精瑩秀徹鏗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今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不我知也柳州

古 遁叟山居

○遁叟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乃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歃頤山曰吾所以命山之爲頤者昜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露霧以生物養雷霆以長物養

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梁養小材以為蒸薪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谿之為蒙者勗子以决也子其决於夷壤以發其源决於壅塡以通其流决於腴畝以施其潤决於涸澤以溥其仁决於廣陂使介鱗蕃育决於巨浸使蟄龍變化惟子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貫于是酌而自飲之曰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必有所决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

之境又將决吾心於仁義使不違决吾志於中正使不過决吾身於天命使不憂决吾迹於遯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陸希聲

十五福善禍淫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淫天之道也天固不能禍福之也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曰然則天聽於

氣乎曰天者理而已矣而載於氣以行氣至而滋息
氣反而游散咸其自取也非天之所欲也朱均之不
肖而以爲予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於人腹而人
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
劉子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
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
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
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
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
其身而受罰先逢其復者也或卒享福祿而無害氣

未復耳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于其身而于其后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劉伯温

十六 春播秋穫

○人之生也必有死猶夫春苗而秋稿其老穉皆不可違而利敗之在吾身與在吾之子孫者猶夫春播而秋穫其豐儉不可得而必也彼其盻盻然顧惜於其內而又逐逐然取盈於其外雖事之出於滉瀁謬悠者必且稱其力以圖之何哉誠懼夫自奉之不足

而不虞今日之不可以常存誠懼夫貽後之不足而不虞將來之不可以強致叅身之所據者有限而心之所欲者無窮非是固無以私愜其中而暫紓其計也嗟夫電滅澌燼光景幾何草衰露零世代相促乃以旦夕之間希冀夫意望之外不巳愚乎 念菴子

十七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

齧食之餘或彷彿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腐不折不破腐不折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其中峯魁梧踞

肆意氣端重若有服其旁之二峰二峯者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泉子

六息心亭記

○吾觀陰陽之化以蟄動息之機日之動而靜息於夜蔵之動而靜息於冬以至貞元翕闢天地一大動息而其旋轉則無窮焉惟人也生則寄死則歸歸則長息而不可復回吾坐吾亭一腔淵靜百念寒灰床散帖以無收琴無絃而不御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於雨香煙細水光月白之閒曾不知身世之

在人溪山猨鳥之非分內物何有於簿書鞅掌以役吾形輪蹄奔軼以動吾氣榮枯升落以紛吾之懷抱者哉言已有進而言者曰掃執深棲據梧送老今月之夜歲之冬子之息又合矣獨不聞甚衰無夢猶存擊磬之心乘化奚疑尚托閒情之賦士君子主持世道不忘同室之憂者非亭中人耶先生默然 林俊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謫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

暑不遑寒疲不暇懸遇長値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
側耳晌目如事嚴公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
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
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剌口疑端滿腹聖哲
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
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尾以之明道蟄影
以陶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
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覩千載竟亦
何裨是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逢迎阿比以取
嚬嘆屏東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

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聰威鈞古人之思自哂
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
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
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
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
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
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鳬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
雞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
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
能與水俱宜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

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耶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挺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陽王仲緡為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儻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子 遜志

廿 寄傲軒記

〇雯峯山中有逸民焉自號曰寄傲居士念茲曰寄傲行茲曰寄傲名言茲曰寄傲山曰傲山溪曰傲溪居曰寄傲之軒問其姓名曰吾不知也問其何許人曰吾不知也縉紳處士貴介公子無與遊者乃呼菊爲朋結松爲友與麋鹿爲羣山獻其竒水獻其漪風月獻其惠朗煙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獻其所有居士不攘而有之充乎若有得也泊乎其無與於外也太宗師聞之曰隱者也往就見曰子知傲乎傲凶德也儒者之道傲不可長庶人得之不保其四體大夫得之不保其宗廟諸侯得之不保其社稷天子

得之不保其四海至人得之洪流滔天而不溺烈火洞澤而不焚震雷破山颶風翻海而不驚騎日月挾宇宙以遊乎無眹之外死生之大且不能變也而況利害之秋毫乎居士曰夫子惡乎得之曰得之陶潛陶潛得之夷先夷先得之維斗維斗得之圓景圓景得之渾沌渾沌得之太極一　峯子

廿一　樗隱記

○淯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峰之下先廬毀於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

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不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記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由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梗楠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絶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氏不睨

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傍曾不拱把其不失於斧斤
也若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萬無是理也
彼莊周氏者葢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
有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
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既爲人累而不材
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耶曰非
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
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
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
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

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矣物不能爲之損益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故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王充

廿二 萍居序

○余宦遊東西慨無定跡隨其所止號曰萍居于時夏日行歇涇水傍息於灌木之下暑雨初霽青萍泛流觸目興懷此誠吾之所寓也悵然久之偶有耄翁

揖於余曰子非號萍居者乎余異其問遂叩其所知
翁曰子不知余余素知子矣子顧其姓言其名如綸
其字余曰然翁曰人之處世何必膠於根蔕而不能
與世推移者乎試與子言之子其釋焉渾淪攸分玄
黃始判下以氣浮上亦旋轉天地一萍也升於東暘
生於西酉左右循環烏飛兎走日月一萍也春夏代
復秋冬繼盛氣候嘘吸替位無定四時一萍也汗簡
漆書洞鑒闔闢古以示今今以揆昔古今一萍也以
至於雷霆風雨變化翕張鳥獸花實生育歛藏無情
有意托迹於大塊之間俱爲一萍以物之跡而視萍

萬物一萍也以萍之跡而視物物物一萍也不以一萍而視物能以物物而視萍則物物一萍萍亦一物耳果何係乎走聞宣尼抱道當世轍環周流老而弗遇鳳鳥不至感麟而涕則曰吾東西南北之人其如命何子得以蕩跡蟾宮浮名桂籍刊録三揚百世垂式今其所寓曳長裾於王門吞吐英華充拓浩氣作爲文章吟爲詩歌大足以窮天地日月四時古今之運行小足以動雷霆風雨鳥獸花實之變化而運行變化之無跡者歸於一萍之中其所居有托也何必泥其跡哉言訖日亦抵夕翁遂別去余莫罄其未及

特書以紀其所遇云

芝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皆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輙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

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絶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必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絶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或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筭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

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

喜可欲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殫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荊川

茁雪假山記

○環太山諸郡地皆夷曠而無有所謂山者尊太山也清源去太山三百里實南北要津縉紳縫掖之士往來奕奕苟有負土而起為培塿亦足以資登眺將日無慮而惜乎其無有焉余來清源分司踰一年思欲登高眺遠一縱心目而未能得無怪乎京城西山

及吳越諸山每每形諸夢寐而抗塵走俗迷而不復爲可悲也辛酉歲冬十一月四日天大雨雪止復作者連三日積地盈尺霽之日鈴下健卒持鍤負畚以來請掃除以盡去余亟止之令悉舁至中庭堆雪山漸積以高五峯如手指下連而上分中處者踞然以尊旁列者若拱若揖而一堆積塡變幻無窮突起處若崗陵漫衍處若林麓斷缺處若溪澗斬削處若崖虛嵌處若洞竅然以深處若谷不加一簣之土坐收爲山之功高不踰及肩之墻而有泰山巖巖氣象余甚樂之自以不出戶庭而夙昔夢寐之山恍惚皆移

於此雖不必以登以眺而心目亦以少縱因舉酒相對引滿盡懽越一日薄治具召僚友與共樂之或者曰今日之樂誠樂矣雪易化也詩不云乎見睍曰消旬日之内蕩爲無有然則此山之壽蓋以旬日計子有盃酒之樂能復幾何余曰不然凡物有成必有毀有形爲之累也有形則有成有毀物物皆然特久速不同耳人固有形也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畢其數亦此山也天地亦有形也以元會運世論天地天地之數亦有時而終天地之數終天地亦此山也安知此山之壽止于旬日乎又安知此山之壽

不止于旬日乎吾能使此山之壽不止于旬日也於是出素紙以貌其近似而又文以記之則此山之壽眞不可以旬日計而吾之樂此也有成有毀云乎哉

錢仁夫

芸 星槎賦

○天游子讀楚騷之辭至遠游之篇求其理而不得迺適野而謀焉於是帶以韋衣以布冠以切雲佩以寶璐長嘯出門濶視緩步乃循昆湖之曲乃登載月之舟風帆浪檝蕩漾中流不芥蔕於胷中雲夢一不肯繫於目底全牛遂放聲而爲遠遊之歌歌曰我身未

出門我心已遠遊遠遊將何之上窮高高之碧落下
極恍惚不可見之九幽東西南北各去四萬八千里
奚止任土作貢之九州朝發暘谷暮瀛洲相逢總是
神仙儔御風列子夢蝶莊周烏飛兎走何時休直與
元氣相沉浮下視司馬子長輩眞若宇宙之蜉蝣歌
竟以竹如意扣舷作楚聲和之俄而有客放舟而來
裳衣楚楚動止循循揖余而問曰子非天游道人乎
吾將以清事累子求子不得子今浮遊江湖而欲與
魚鳥相親乎抑將放浪形骸而虛緣以葆眞乎少焉
結纜方舟乘流共濟乃陳果殽乃和酒齊舉盃相屬

情甚樂易既而曰余小子以庸劣之質無聞見之資
面墻擿埴曹無所知謬厠跡於士林幸諸老之不遺
維茲冊之初製適天上之佳期或見貽以星槎之扁
遂競侈以星槎之詩珠璣八把光彩陸離子何不擬
神構思大放厥辭協之以聲律而爲我賦之予曰賦
自詩出騷實其宗爾漢六朝體製不同或組織以爲
巧或富麗以爲工新聲代變靡靡相從此楊子所以
取誚於霧縠而追悔於雕蟲者也若乃星本在天之
象槎爲泛海之木既並取而爲題豈無義而歸宿然
而賦宜敷陳文不貴速欲縷指而條陳恐未終於更

僕其初端曰胃昴之間九星相承形如偃月天船是名客犯則水汨下土均明則天下治平此星槎所以著太平之有象彰至治之德馨者也客曰不然此宰相之事也居宰相之位者可言之其更端曰堯時西海巨槎出焉貫月揩星栖息羽仙歷四海以浮游十二年而周天此星槎所以寄跡於虛無而悟道於重玄者也客曰不然此神仙之事也慕神仙之學者可言之若夫漢有張騫八月清秋浮槎入海遂泝上流乃見婦織牛飲渚頭來成都而問卜始知客星之犯女牛是則星槎之所以取名蓋有自由也客曰吾何

敢哉吾何敢哉第吾所居之地控長江連大澤橫無際涯水天同碧風微微兮自來月皎皎兮方白廼命童子速佳客羅酒漿載圖籍剡桂枝以爲檝編蒲葉以爲席逍遥徜徉隨意所適初不慕乎長生之有術亦何心於應時之有策此杜少陵所以有平生江湖心宿昔具扁舟之句而韓昌黎亦有取於釣於水鮮可食者也獨不觀夫廉者爲名貪者爲利馳騖汨没如昏如醉甘自棄而浮游於江湖殆千百而不能以一二蓋信乎若晨星之落落而星槎取乎此義乎曰子將游乎子之游能近而不能遠客曰吾與子浮三

江泛五湖北盡遼海南掠蒼梧西窮黃河之源委東求瀛海之蓬壺又何必卑瑣局縮而栖栖於此一隅也哉予曰子直游乎予之游以人而不以天請語子以天之游客曰願聞其說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藐然之身心寔是主吹則爲風噴則爲雨吸則爲寒呵則爲暑或迅雷烈風而生嗔或和風甘雨而生喜統五官而主萬物天君之所以尊其名妙百爲而通萬化靈臺之所以重其稱此吾之一心所以日與造化者徜徉容與同運並行而無一息之或停者焉彼所謂杳冥恍惚出有入無保嬰兒求玄珠乃老氏之

緒餘而假天游以自誑者非吾之徒也客曰唯唯於是翻金壺飲渴兔伸紙行墨請書以爲星槎之賦東湖

艾颶風賦

○颶風三日而後息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僵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

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莬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彷彿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寔耶虛耶 蘇叔黨

芒

東園記

○東園子錦衣徐子甲之中山王魏國之秀天下之賢公子也其德欲日崇其禮欲日卑其業欲日新而且升其樂欲自得而日適別墅東園因自號東園凡東園之所有皆東園子固有也而號東園者何志有

東園之有也故凡園之中有崇者有卑者有植者有潛者有飛者有動者皆東園固有之又不得而與焉是故崇而爲山則隱然而丘隆然而陵巍然而巔峭然而峰其東園子之崇德而益高者乎卑而爲池則溪而濫觴渦而浴鳧淵而潛蛟其東園子之執禮益卑受善而有容者乎植而爲竹木花草則籜者日新萌者日欣生生者日殷其東園子之福德日升而漸長者乎潛而爲魚飛而爲鳥或躍或翔動靜無常潑潑洋洋其東園子之各適其志而日與之相忘以游於眞常者乎或曰然則東園子固自有之固自樂之

乎曰非然也是樂也人皆有之東園子有之而不自有焉故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東園子天下之賢公子也所與游皆天下之賢士大夫也故凡燕者酧者賞者餞者游詠者士大夫之賢必時至焉羣吏走卒輿馬之衆必時集焉萬人同心庚性同樂然則東園子之樂不亦廣乎此所以爲東園子歟彼以珠履相高而稱賢公子者烏乎賢斯義也秦漢之間有東園公諸君子者必或知之安得作而訪諸 甘泉子

六 古硯銘

○硯與筆墨盖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

獨夭壽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鋭鈍動靜所致借令筆不鋭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鋭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唐子西

尤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鳴

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喟然有感於物化也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卽是墨硯之旣琢墨卽是石問于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旣巳爲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荆川子

繩大繩小

○秋蜘賦云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

腹之餒兮吁

古今名喻卷之十一

古今名喻卷之十二

宛陵野史文臺吳仕期德望甫編輯

一鵬賦

○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衆庶憑生怵迫爲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貞人恬漠

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
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
己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泛乎
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
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賈誼

二鳴蛙賦

○嗟余病之眩瞶閉虛館而澄神何汚池之湫隘聚
羣蛙以爲鄰遭暑雨之淫溽鳴聲沸其聒人增予懷
之煩聱竟長夜而達晨嘗觀夫蛙之爲狀也蠕動沮
澤化始科斗匪鱗非介形質甚陋脩脛何趨怒目何

訴囊氣于腹鼓聲於口呱呱閣閣不中音奏羣喧衆
噪不辯誰某幽人掩耳羈旅疾首矧余卧病無所避
走將垂餌以斃之又不足以充君豆少焉陰曀既澄
皎日初出鳥鳴嚶嚶蛙聲盡息余乃策杖臨水倚嘉
木而歎曰吁嗟萬物隨氣陶鎔音量異度莫可齊同
乾鵲何吉鴟梟何凶鳴鴈何拙鸚鵡何工故唐虞受
禪舜禹雍和湯武放伐伊呂攫拏七雄虎鬬頗牧橫
戈稷下濫說百氏諠譁大化斡以軒輊雖天地其奈
何星何塞而滅景雷何侈而轟車彼衆籟之噭嘯一
唯噫氣之所加萬化誠莫逃於天倪吾又何怪乎鳴

蛙東橋子

三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氣蕭條

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

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歐陽子

仙都靈獸賦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靈獸因何負而罹殃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投身於斯堂噫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假如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爲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神旣不能

自智聖亦不能自知况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宜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猜嬌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陳子昂

五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旣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也向爲何聲

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余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女雖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

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東坡子

六　麝說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郁離子

七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

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閭里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鵂鶹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柳子厚

八 怪竹辨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胼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人

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卬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論有心然後有知

乎則竹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禽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人皆不可窮謂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歐陽子

九 月塢癡人問答

○黔有士棄其業毀其冠服即月塢以居號癡人俾人呼之人呼以癡人書然應名稱字喁噇若不答俗曰進士公進士公蹙焉避之時夢漁子兀坐癡人見不識也問爲誰曰癡人夢漁子曰是月塢癡人歟曰然夢漁子曰異異哉夫無慧與無所於用之謂癡也

方病是而逃之懼及之癡人乃樂弗去而令癡人之
癡可知也接輿歌者其失狂植杖耘者其失固癡人
其此類也夫癡人曰吾癡矣不知云何夢漁子曰南
山有木托根千仞之壑草翳木蔽而石覆焉則槁則
薪矣既材於匠氏斧斤尋焉青黃而文之乃淸廟之
器明堂之具也君子用則其材也不用則其薪也癡
人何居曰吾不能爲薪也夢漁子曰陰闔而陽舒者
天之法也靜含而動光者聖人之用也癡人聞天之
機不顯乎氣不噫乎日月不照臨雷霆不鼓舞乎抑
聞尹終莘乎望果於磻孔不栖栖孟不悻悻乎夫聰

明智辨察物之形裁成揆敘立政之經古之君子皆
然乃由其道去其智利其用蔑其數曰吾癡吾癡無
乃矯歟癡人默焉若瘖焉曰然則君子無癡乎將放
濁乎和光乎波之同體之嘅乎夢漁子曰已矣君子
亦有癡焉禮以正身身以殉道道以立政政以匡時
人巧我拙人辯我訥人諾諾我諤諤焉若史魚之直
也甯武子之愚也讓之啞也黯之戇也而皆所謂癡
也殆皆全而義正功著而德無闕者也視癡人則何
如癡人曰志世者固循時者隨酌于道而出之者中
吾之癡瘳矣然而君子之癡方寒吾慧窒吾機矣吾

毋改吾之癡人竊觀吾君子不慧不達物落落世齟齬焉癡殆甚請亦曰癡人唐漁父

十 醉者墜車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列子

十一 太倉稊米

○北海若對河伯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
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閒也不似礨空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
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
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而窮其至大又
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哉 莊子

十二 庖丁解牛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合於桑林之舞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

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十三 輪扁斲輪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往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請以臣之事觀之臣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諭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古 無爲而後可以養神

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子

十五 舉世皆夢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夢也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粱也噫通晝夜而獨醒者誰與○濠上之魚魚也亦我也惠子不知其爲樂認惠子爲我也夢中之蝴蝶也亦我也莊子不知其爲夢認莊子爲我也 釋莊子

十六 病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

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列子

十七 身外

○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前身後兩不能知安得於中偏執爲我愛戀憂怖自貽伊戚故曰古人古事過去空

今人今事即今空未來人事決定空室排千燭寧分千燭之光海納百川豈辨百川之味沓宜恍惚誰分彼我身外之事何足介懷

○行住坐臥莫非道也必得其時得其處然後進道豈非俟河之清乎心苟易動觸處皆然林下水邊亦有禽魚之撓山棲野隱寧無虎豹之虞 道院集

十六 順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至慮其術終於

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列子

九 無知無能

○天地安從生曰有太易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

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列子

廿 處室生白

○形者生之氣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劉子

廿二 嗜慾攻心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攻者慾也情慾之害性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氷出於水而氷遏水故煙微而火盛氷泮

而水通性弸則情慾不能染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猶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納魚於溫湯之中而栖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理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寅噆膚則通宵失寐

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䖟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丘山而莫知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

廿二 葉習全眞

○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

者與鏡無殊然而向鏡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眞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劉子

藏用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才智者如刃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則弢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龍川子

○凾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刃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關尹子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邵子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接輿

○夫操斤而斲刃必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成器假令廢刃始爲無失不有郢人之滅堊者乎方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刃且有餘地

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唯堊耳無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滅堊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順事而無迹然此者成於習安於故非朝夕能也郢人往矣鄉使受業郢人之門兢兢然不失尺寸即不能滅堊何憂血指哉作之不已習而安之則斤可成風堊可滅矣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顧所習何如耳 汪南明

茜質陋

○荊川送人布被作書云布被誠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於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之側亦如葦

簫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設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褎聯翩雜座旣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遥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

荆川子

芸本來無一物

○夫嗜好之中人也必有所因亦非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言其不悟也則自宫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

無一焉之可少者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脯市酒一斗大醉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仡仡以程錙銖日夜若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其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而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爲野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

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眞有矣而又何種種嗜好之足有哉古之人所以超形氣而獨存漠然無一動乎其中者非誕也荆川子

廿六任自然者久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

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爲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無能子

芒鴞說

○鴞與蛇相遇鴞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鴞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噬人也吾怨汝之噬人所以食汝汝示刑也世以審吾之能刑汝

故畜吾以防汝又畜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人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也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夭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無能子

廿六 影說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照乎質之陽君

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閒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吾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文貞子

艾小大各有材

○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莊子

三十 機由此始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毋而乳之者親鶩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蓄奸詭 譚子

三一 未嘗見聞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鬪牛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譚子

三 昏明同異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噫孰爲昏而孰爲昏孰爲異而孰爲同 景外子

三〻 抱欲

○木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欲眩之也身之有

欲如樹之有蝟樹抱蝟而自鑿身抱欲而自戕故蝟盛則木折欲熾則身亡 延陵氏釋

三四天全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氣平百節皆寧又曰神不著於外之謂全神全之謂得然全神而長生自致可也若求長生則著於長生矣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蓋道本無著而以有著求之是欲適燕而南行也豈不愈勞而愈遠乎 玄同子

○嘗觀草木以一荄之微一核之細旣入於土由萌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花花而實而形色而臭味

雖經遷移而不改歷世代而不變何者神不死也草木子釋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穴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曰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

○物有胥於蟄藏者可以禦大寒可以去大饑可以不易死死蓋其心冥冥兮無所之神怡怡兮無所思氣熙熙兮無所爲一適其天而已

三五 虛受

○鑒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

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心何爲獨不然 譚子[illegible]

三六 自養

○一雨露也梧檟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莽刺造物者何嘗有心厚梧檟之材而憖荆棘之毒與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 呂氏

三七 樂極生悲

○淫聲邪樂攻心之鼓也綵色玩好伐性之斤也肥甘厭娛腐腸之毒也芳馨盈鼻薰喉之藥也輿駟逸身蹶足之樞也 墨子

○萬人彎弓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身身能無傷乎故蔓行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寡矣是以聖人貴身而忘賤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厚利不能傾 劉子

○余嘗入華山谷中望巖際老松古柏蓋數十章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幽生邃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長蓬蓬麗麗也嗟乎變詐者伐身之斧也忮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歸之祟也嗜欲者燋命之火也 存笥稿

三六 能治未病

○有病寒而嗽者始問諸醫醫不悟其疾屢進藥而不瘥三易其醫而疾愈甚里父老教之曰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夫人之生也以氣爲主以食爲輔令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内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此可不藥而愈從之朞月而病果瘥 蘇子

○砭石有功孰若腹心之無疾桔槔有潤不若江河之無聲 類書

○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形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

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今
且有人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
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
異于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
所以望而驚焉者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
之也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 蘇子

○一劑偶蘇於神觀餘毒尚蠱於膏肓而遽輕付之
庸醫之手則鍼砭輕施病根再發雖百盧扁不能活
一脉之餘生矣 策寶

○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 廣談

三九爲道日損

○垢漸去而鑒漸明魄漸消而月漸滿攻木先節目則枝葉易去破竹先粗節則迎刃而解日損妄情先去甚者艮之止於無見損之懲忿窒慾有以哉道院集

四十水火交濟

○忿不能懲則火炎上慾不能窒則水流下是謂水火不交能懲忿則火不上炎能窒慾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既濟故曰吉凶悔吝存乎動蓋思者心之動也思火則熱思水則寒思酸則涎思臭則吐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有所之神有所

栖心失其虛神離其居甚矣思之不可不謹也譚氏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朙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甘苦故味全君子養其聰晦其明而忘其味是之謂通原 耕野子

四一 生死旦夜

○人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順逹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順逹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閒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生死之變乎學者但當晝驗之順逹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揺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所聞

耶 昇山子

四二 無去無來

○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然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云 蘇子

四三 舌存齒亡

○常樅有疾老子往問曰先生疾甚矣何以教諸弟子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常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常樅曰嘻是已復張舌以示老子

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四 焚棘釋駒

○莊周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於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卻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於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

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之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耶如人一歲二歲至於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煩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一何妄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蔕哉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没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藴者是爲人一性之

動是爲太易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爲者是爲物以聲相喚是爲名倍物相彖是爲利彙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其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尋今營營復何求耶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某之所聞如此於足下之行也録以贈之葢足下跼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潘佑

四五 掃空萬緣

○同寮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讝語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

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貫恙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身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勞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苦

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姑取一節焉可也 雪亭雜言

四六 養生正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或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不獲而愧情一
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
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
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
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
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
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

知形特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苦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晚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欲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

眣滄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
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
又恐兩失内懐猶豫心戰於内物誘於外交賒相傾
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
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
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
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
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
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虚靜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

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嵇叔夜

愛惜燈油

○純陽上升者謂之氣純陰下降者謂之液氣液相交於骨脉之間者謂之髓氣髓相交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醫書云腎爲精府又云五臟各有臟精可見

未感之先並無慾精停泊於其所而元精慾精本非二物自其藏於貞一之中則爲元精自其生於交媾之際則爲慾精其爲元氣所化一也內詮曰人不斷淫而學返觀猶蒸砂爲飯雖有千刼只名熟砂謝上蔡嘗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目之爲迂而間亦以爲然者終非談虎色變余嘗郎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夜艾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嗜人自情竇既開或至茂年中年而夭於色者皆不

自愛惜者也肯自愛惜此物豈必分外添補即留見在即養元精元精既固形體日堅心息相依神氣相合息調心靜氣和神清而長生久視即在其中矣是以古人于此恒有節度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復三十以後十日復四十以後一月復五十以後三月復六十以後七月復且曰六十閉戸夫油之已耗者終不能復收而其所謂復者一氣之游散而復來一燈之乍闇而復明也故知此則強不知則老智者有餘愚者不足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壯壯者益強如伊川以忘身徇慾爲耻雖至七

十而筋骨無損於盛年豈不明白而可驗哉世之沉溺者已如牽牛往屠市步步近死所而猶恬不知怪反以此說爲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伏刼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豈知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善養生者謹思慮於未萌若欲泄而不泄則神散氣昏而其所泄者不旣多乎徒留其敗滯之物積於腰腎之間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焉以死者世之盲夫且又從而詛之曰宜引此情自尾閭夾脊雙關而上此還精補腦也吁誤人子弟夥矣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貪

慾不滅則苦不滅苦不滅則生滅人又何苦而不自愛惜也歟　延陵氏

四六䟦求艾録

○余自蚤歲不勝躁心而體尤善病既嘗習靜於湖南之松隱喜閱素問靈樞諸經一日客貽之內詮者覽中頗有會心處而余之起沉痼也多賴焉或問於余曰神禹走天下乘四海治百川胼手胝足可謂勞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陋巷簞食瓢飲見大心泰可謂樂矣而年則僅逾三十此何故哉且世有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而謂其可以得壽者又有返

視收聽灰心逃形而自以爲聞雷霆不驚蹈水火不入者豈習忘之流比之心齋坐忘者猶愈歟曰不然也先正謂老氏彭籛乃其禀賦而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彼學中稱述以爲祖師然其得壽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苟能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顏不夭於禹而禹非聖於壽也或曰學而至於聖人養形而至於長生果可以勝造化否曰養德養生卽是一事尼父慎疾曾戒淵氷邵以病前爲防程以狥欲爲耻而醫脉五臟之不知君子所以悲世譬諸參苓之冲可以安神

連苓之苦可以瀉火上中下品均宜萃之藥籠以備旦夕至於審其性之陰陽升降切其脉之嗇大浮沉而施於病之緩急標本則存乎良醫之自擇也雖然形苟無病醫藥可去心苟無病經亦可刪夏葛而冬裘人自葛裘之也饑食而渴飲人自飲食之也昔龜山只要閒散却好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然不知龜山好閒散則平生所讀者何書彥明從伊川半年後方許讀西銘大學則半年前又不知作何事且明道嘗看釋老伊川不看莊列其意何居陽明子謂善學之雖二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

不善學之雖學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無弊也非道之弊也不善學者之過也余有七年之病姑託此以爲三年之艾云爾故因剟其要詮而命之曰求艾錄

耕野子

耕野堂記

○客有問於余曰耕野山房樂乎余應之曰耕於斯處於斯游衍於斯不知其爲樂與否曰志伊學顏可乎曰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聖也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賢也若鷦鷯之巢鼴鼠之飲安吾分而食吾力此野人所知也隆慶改元卜築孔川別

業五年山房落成合而名之曰耕野內有草堂者四曰芳錦曰蘭浴曰延桂曰訊梅羅以脩竹絙以女墻竹徑左旋垂楊夾道命其坡曰愛柳坡之下泉湧石根因導泉爲池曰濯纓甃石爲臺曰枕漱而靜觀樓據其中又前數丈有園曰成趣亭曰飛躍洞曰閑雲洞外環而沼之引以流瀦跨以石梁有磯曰獨抱稍折而南有桑數畝爲亭曰間間臺曰解阜池曰聚鷗度小橋陟松嶺遠峯屏立近岫列圍縱月雲空身疑羽化因爲臺曰俯視亭曰弄丸又有泉從巖穴瀉入方塘一清徹底名曰寶鑒兩泉合流而北野軒巋然

中處焉山深林窈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聳壑樵者相與謳於林漁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則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壤以慶豐年古琴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攜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然得句乘興輒飲不著意去留倦鳥投栖流雲遶洞夕陽啣麓月上衡茅四壁蕭如八窻玲徹酣歸來而吟自在卧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其爲樂與否客曰耕野誠樂事也山房皆樂境也又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客去乃記而鐫之於第一洞天記者誰或曰懶折腰處士

古今名喻卷之十二終